

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评析*

黄凤志 金 新

[内容提要]六方会谈机制是以朝核问题为基本议题的多边主义机制。自 2003 年启动以来,它缓解了第二次朝核危机,推动了各方共识的达成和落实行动的展开,对国际和平、地区安全以及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与实现均具积极意义。六方会谈机制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各方利益分歧和互信缺失,特别是美朝之间的战略博弈,阻碍了朝核问题的解决;二是会谈机制约束力弱、制度化程度低,无法保障承诺的落实甚至机制本身的运转。六方会谈机制的未来走向取决于东北亚安全环境的变化、美朝之间战略意图的博弈和与会六方的态度。尽管人们对它能否真正解决朝核问题心存疑虑,但朝核六方会谈的存在和运行仍对东北亚地区和平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朝核问题 六方会谈 多边主义机制 东北亚安全

[作者简介]黄凤志,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金新,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博士生,主要从事东亚区域政治研究。

自 2008 年 12 月第六轮会谈第三次会间团长会结束以来,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一直陷于停滞状态,迄今已达 3 年。特别是 2009 年 4 月朝鲜宣布“绝对不再参加六方会谈”并将“千方百计地加强自卫性的核遏制力量”,^①给这一旨在解决朝核问题的多边机制带来沉重打击。进入 2011 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有所缓和,朝方同有关各方保持对话接触,多次重申支持无条件重启六方会谈,实现半岛无核化。金正日 10 月 24 日再次强调,朝鲜主张“尽快重启六方会谈”。^②虽然美国方面认为要恢复六方会谈进程仍需进一步对话以期达成更多共识,^③但朝鲜态度的改变已使六方会谈机制重启的最大障碍暂时消除。在当前六方会谈已沉寂整整 3 年而新一轮会谈的启动初现端倪之际,有必要对六方会谈机制的成就、问题与前景做一全面的审视和评估。

一、六方会谈机制的历史成就

六方会谈机制自 2003 年启动至今已逾 8 年,其间经过艰难曲折的谈判历程,在朝核问题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对国际和平与地区安全产生了积极

效应。六方会谈是以解决朝核问题为基本议题的多边主义机制,它一方面作为一个谋求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谈判进程而存在,另一方面也作为东北亚地区一个非正式国际机制而存在。因此,六方会谈机制的实际成效亦可从议题解决和机制效能两个层面进行总结。

就议题解决层面而言,从 2003 年 8 月到 2008 年 12 月的 5 年多时间里,六方会谈机制围绕朝核问题共进行了六轮正式会谈和多次团长会,虽尚未能实现朝核问题的真正解决,但其在缓解朝核危机紧张局势、促成相关各方达成共识、推动解决朝核问题

* 本文系 2009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东北亚战略与政策”(09JZD0037)、2010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21 世纪初中国东北亚安全利益与战略研究”(10YJA810012)、2010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东北亚地缘政治新动向与中国的战略选择》(10JJDGJW005)的阶段性成果。

① “朝鲜宣布退出六方会谈恢复已去功能化核设施”,《新华每日电讯》2009 年 4 月 15 日。

②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会见李克强”,《人民日报》,2011 年 10 月 26 日。

③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Statement on Talks with the DPRK Delegation”, October 25, 2011, <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11/10/176117.htm>. (上网时间:2011 年 11 月 1 日)

具体行动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可忽视的。

首先,六方会谈缓解了第二次朝核危机。2002年10月美国总统特使凯利访朝期间,指责朝鲜违反《朝美核框架协议》,朝鲜则以强硬态度承认其正在发展铀浓缩计划,自1994年10月核框架协议签订之后维持了8年的朝核缓和态势被打破,朝核危机再度爆发。此后,双方接连采取对抗性举措,美国停止向朝鲜供应重油,朝鲜则重启宁边核设施、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驱逐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在危机不断升级、东北亚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的关键时刻,经过中美朝三方会谈的过渡,六方会谈进程于2003年8月正式启动。8月27-29日举行的第一轮会谈虽因各方分歧过大未达成任何协议,但通过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朝核问题成为各方共识。六方会谈框架下多边协商及双边接触态势的保持,使朝美双方在朝核问题上由对抗转向对话,从而控制了第二次朝核危机的继续升级,缓和了东北亚局势。

其次,六方会谈促成了解决朝核问题的基本共识。2004年2月25-28日的第二轮六方会谈和6月23-26日的第三轮六方会谈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虽然朝美双方在弃核范围和方式的理解以及具体核查方式等方面存在不少分歧,但各方仍通过会谈取得了一些重要共识,两次以《主席声明》的形式申明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此后的第四轮六方会谈取得了会谈机制启动以来最重要的成果——经过2005年7月26日至8月7日和同年9月13-19日两个阶段的会议,最终通过了《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即“9·19共同声明”)。《共同声明》重申以和平方式可核查地实现半岛无核化是六方会谈的目标;朝美、朝日承诺采取步骤实现关系正常化;中、日、韩、俄、美表示愿向朝提供能源援助;各方承诺共同致力于东北亚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声明还提出落实共识的“承诺对承诺、行动对行动”原则。^①“9·19共同声明”虽然更多是宏观原则而非具体措施,但其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缩小了各方分歧,形成了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基本共识,结束了持续两年的“原则”之争,为此后具体的行动落实奠定了基础。

再次,六方会谈推动了解决朝核问题相关行动

的展开。《共同声明》达成后,朝核问题解决进入行动落实阶段,第五、六两轮六方会谈分别就不同阶段的具体落实行动达成一致,指引和推动了实现半岛无核化及相关关切问题的各方行动。第五轮六方会谈经过2005年11月、2006年12月和2007年2月三个阶段的会议,通过了《落实共同声明起步行动》共同文件(“2·13共同文件”)。在起步行动的基础上,第六轮六方会谈经过2007年3月和9月两个阶段的会议,又通过了《落实共同声明第二阶段行动》共同文件(“10·3共同文件”)。在两个共同文件指引下,无核化及相关问题的具体落实行动根据“行动对行动”原则逐步展开。朝鲜根据共同文件要求于2007年11月启动了宁边核设施去功能化工作,并于2008年6月26日向六方会谈主席国中国提交了其核计划申报清单,同日美国宣布于次日起终止对朝适用《敌国贸易法》;2008年6月27日,朝鲜炸毁宁边核设施冷却塔,美国则于10月11日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除名。虽然进入2009年以后会谈共识的落实行动因东北亚局势的变化而停滞,但此前六方会谈机制对推动无核化和相关关切落实行动起步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就机制效能层面而言,六方会谈作为涵盖东北亚区域各主要国家的多边主义架构,其机制构建和运行进程对国际和平、地区安全以及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与实现均产生了重要的积极效应。

在全球层次,六方会谈机制有利于国际和平的维持。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后冷战时代,朝鲜半岛已成为冷战最后的“活化石”。“朝鲜、韩国、与之相邻的三个大国,以及美国相互之间进行着特殊的博弈,这种博弈作为冷战在微观世界的残余,几乎没有改变。”^②特别是延续了六十余年的美朝敌对状态至今难以化解,朝核问题更是加剧了美朝之间的矛盾,双方的对抗使半岛难以摆脱战争风险。六方会谈机制在多边主义架构之下推动了美朝之间的沟

^① “《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全文”,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9/19/content_3511768.htm。(上网时间:2011年11月5日)

^② [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著,潘忠岐等译《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第144页。

通与协商,为美朝关系正常化提供了可能,也为朝鲜融入国际社会创造了条件,进而减少了战争的可能性。

在地区层次上,六方会谈机制有利于东北亚安全的维系。“会谈进程的特殊性在于它使东亚各主要大国为解决一个重要的安全议题而全部坐到谈判桌前。”^①六方会谈机制为各方的理性沟通与合作提供了有效的平台,为和平解决朝核争端开辟了可行的途径,其运行进程消解了可能出现的半岛军事冲突甚至东北亚核军备竞赛,有利于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缓解和东北亚地区安全的维护。2008年底六方会谈机制停转之后,半岛局势一度持续紧张。2010年3月的“天安舰”事件和11月的延坪岛炮击事件,更是使半岛乃至东北亚全区域安全局势一度陷入危机之中。当前半岛局势渐呈缓和趋势,是重启六方会谈机制的有利时机。开启新一轮会谈,通过会谈机制的运行促进相关各方的协商与合作,是维系东北亚地区安全的现实需要。

在国家层次上,六方会谈机制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有效防止核扩散,构建和平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避免卷入区域军备竞赛和地区性武装冲突,是中国安全利益的重要内容。六方会谈为这些利益诉求在东北亚的实现提供了机制途径。同时国家形象的改善与国际声望的提高也是国家利益的有机组成部分。六方会谈机制的形成与运转,有赖于中国作为发起者和主席国积极主动的“穿梭外交”,这彰显了中国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促进了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构建。

二、六方会谈机制面临的现实问题

六方会谈机制虽卓有成效,但其谈判进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与困境。六方会谈机制面临的主要问题也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议题解决层面,谈判各方利益分歧和互信缺失,使六方会谈在朝核问题上难以消解分歧与矛盾,特别是美朝之间的战略博弈,使半岛无核化的实现和其他相关关切问题的解决困难重重;二是在机制运行层面,六方会谈机制约束力弱,制度化程度低,难以确保协议的有效落实,甚至会谈机制本身也频遭搁浅,无法保证有效运转。

就议题解决层面而言,六方会谈机制面临的现实问题首先在于会谈各方国家利益的矛盾与分歧。朝核问题六方复杂的利益纠葛使会谈进程分歧频现,行动落实步履维艰。除维持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是六方会谈中各方的共同利益之外,六方实际利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参见表1)。这使六方会

表1 会谈六方的利益分析

国家	与六方会谈相关的利益
朝鲜	安全保障;经济能源援助;与美日关系正常化;半岛和平与稳定;政权稳固
美国	半岛无核化/防扩散;维持军事存在与同盟体系;地区稳定;朝鲜体制的改变
中国	半岛无核化/防扩散;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朝鲜政权的维系
韩国	半岛无核化/防扩散;半岛和平与稳定
日本	半岛无核化/防扩散;地区稳定;对地区事务的参与;绑架问题的解决
俄罗斯	半岛无核化/防扩散;地区稳定;对东北亚事务的影响力

谈解决朝核问题、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目标面临重重困难。其一,虽然半岛无核化是中、美、韩、日、俄五方在六方会谈中一以贯之的目标诉求,但无核化对朝鲜而言并非固有利益,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固才是朝鲜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朝鲜的战略目标在于寻求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以确保自身生存与发展,“拥核”与“弃核”均是一种工具性战略手段而非目的性利益诉求。核武器是增加朝鲜国际影响力和防御外部威胁的有效手段,^②在自身安全关切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之前,朝鲜缺乏“弃核”的利益驱动而不乏“拥核”的战略动机。

其二,虽然同为东北亚国家的中日韩三国在半岛无核化上有着共同利益,但作为区域外霸权国家的美国在朝核问题上却存在更为复杂的利益考量。

^① Robert Ayson, “The Six-Party Talks Process: Towards an Asian Concert?” in Ron Huysken(eds.), *The Architecture of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E Press, 2009, p. 61.

^② Tae-Hwan Kwak, “The Six-Party Talks and North Korea’s Denuclearization: Evaluation and Prospects”, *Pacific Focus*, August 2010, Vol. 25, No. 2, p. 230.

美国的利益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安全利益,实现半岛无核化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是其内在意涵;另一方面是霸权利益,为此需要保证在东北亚的前沿军事部署,维持双边同盟体系。这两种利益之间存在内在的张力,“美国一方面希望朝鲜实现无核化,另一方面又担心朝核问题的彻底解决对它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造成冲击”^①。美国需要平衡这两方面的利益,动机的二重性削弱了其推动朝鲜半岛在短期内实现无核化的意愿。

其三,美国出于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考虑不会放弃改变朝鲜现有体制的目标,但朝鲜政权的维系却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朝鲜政权的存在为中国提供了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缓冲地带,朝鲜政权的垮台则会引起大股难民涌入中国。因此,中国在推动朝核问题解决的同时,必须兼顾朝鲜的安全关切并对朝鲜实施经济援助以维持其生存,这限制了中国在不核化方面对朝施压的手段与能力。

此外,一些非战略层面的利益诉求也会影响六方会谈的议题解决进程。如日本基于本国利益一直试图将朝日之间的“绑架问题”与朝核问题挂钩,纳入六方会谈的正式议程,这导致日本和朝鲜在六方会谈进程中多次产生无关乎朝核问题这一核心议题的节外分歧,对会谈的进展和无核化的推进产生负面效应。

除国家利益分歧之外,互信的缺失也是六方会谈机制在议题解决层面面临的无法回避的现实难题。东北亚地区各国间,包括美朝、朝韩、朝日、中美等多对双边关系长期受意识形态对立或历史恩怨的影响,彼此猜疑,缺乏战略互信。缺乏信任可能导致任何被采用的解决方案在实施过程中陷入停滞和僵持的困境。^②特别是“平壤与华盛顿之间还存在着高度的互不信任”,^③朝鲜对美国所能提供的安全保障缺乏信任,而美国对朝鲜的无核化承诺缺乏信任,这严重制约了朝核问题的解决,使六方会谈提出的协调一致原则和“行动对行动”方案很难切实运行和真正落实。

美朝之间利益的冲突和互信的缺失,导致双方在六方会谈内外不可避免地展开战略博弈。美朝博弈左右着六方会谈进程,是影响朝核问题解决的决

定性因素。美国在东北亚并未取得完全的地区霸权,它虽居于优势地位,但并不能完全掌控地区事务。美国要谋求单极霸权,除防范和遏制中俄之外,冷战时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敌对国家的朝鲜也必然成为其打压对象。美国利用在半岛的前沿军事部署和美韩、美日双边同盟体系,在安全领域构筑了对朝鲜的绝对优势。美国的政治敌视、军事威慑和经济封锁使朝鲜的安全缺乏保障,其谋求经济与能源援助和朝美关系正常化的诉求更是无以实现。拥核成为朝鲜仅有的筹码,“危机边缘”政策成为朝鲜为数不多的有效战略手段。(参见表 2)

表 2 美朝博弈的战略分析

	美国	朝鲜
战略环境	未能实现单极霸权的东北亚	无法保障自身安全的东北亚
战略目标	东北亚霸权;无核化/防扩散	保障安全;获取援助;美朝关系正常化
战略资源	前沿军事部署;美朝、美日双边同盟体系	核技术
战略手段	政治施压;军事威慑;经济封锁	拥核“危机边缘”政策

在这种战略情势之下,朝鲜以发展核武器为手段谋求自身安全保障,以非对称威慑和危机边缘策略迫使美国谈判,谋求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政治目标和获取国际援助的经济目标。朝鲜“倾其所有手段以诱使美国坐到谈判桌前——包括第二次核试验、大浦洞 2 号的试射和铀浓缩计划的正式宣布等”,^④美国则以对朝安全保障、经济和能源援助、关系正常化为筹码逼迫朝鲜弃核,以实现其半岛无核化和防扩散的目标。美朝在博弈过程中互以对方的战略目标为手段、以对方的战略手段为目标,大大加剧了彼此妥协和让步的难度。双方在博弈中都将对

^① 李开盛“军事存在与无核化:美国朝核政策浅析”,《美国研究》2009 年,第 4 期,第 20 页。

^② Jaewoo Choo, “Is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Six-Party Talks Possible?” *East Asia*, Winter 2005, Vol. 22, No. 4, p. 53.

^③ John S. Park, “Inside Multilateralism: The Six-Party Talk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Autumn 2005, Vol. 28, No. 4, p. 76.

^④ Tae-Hwan Kwak, “The Six-Party Talks and North Korea’s Denuclearization: Evaluation and Prospects”, *Pacific Focus*, August 2010, Vol. 25, No. 2, p. 232.

方的让步作为己方立场,使六方会谈机制的议题解决进程陷入难以消解的困境。

就机制运行层面而言,六方会谈面临的现实问题首先在于机制约束力弱。六方会谈对于共识的落实缺乏保障手段,对承诺的践行缺乏强制能力,对各方行为缺乏约束机制,不但无力保证会谈目标的实现,而且无法保证机制自身的运转。随着美朝博弈态势的变化,朝鲜多次以抵制和退出六方会谈为手段,并在无核化承诺的落实上做文章,甚至于2006年10月9日和2009年5月25日两次进行核试验,以增加战略筹码,谋求其利益诉求的实现。正如韩国媒体所批评的,朝鲜“总是以重返六方会谈为借口获得经济援助,然后每次都在无核化进程中的同一阶段止步不前”。^①但六方会谈并无有效的压力机制来约束朝鲜履行共识和义务,即使是被寄以期望的中国,对朝鲜也缺乏“在不触动两国关系基本性质前提下的强制性影响力”^②。同时,六方会谈机制也缺乏对美国的约束能力。六方会谈启动以来,美国连续在金融、核清单、人权等多个问题上责难朝鲜,并且不放弃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领域对朝鲜的遏制和打压,对六方会谈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但会谈其余各方均无约束美国行为的能力。

六方会谈在机制运行层面面临的另一现实问题在于制度化程度低。制度化发展水平,据著名学者约翰·鲁杰的划分,包括三种层次:纯粹认知水平的认知共同体、国际机制、国际组织。^③六方会谈机制的现状表明鲁杰的划分稍显粗略:国际机制层次内部还有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的区别,二者的制度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六方会谈即是一种非正式国际机制。它只是相关各方为解决朝核问题而建立起来的一个临时性的、松散的协商机制,制度化程度很低,既没有国际组织所具备的常设机构,也没有正式国际机制所存在的成员国间“有法律约束力的权利与义务关系”,^④甚至没有明确的会谈时间安排。这种低制度化的现状导致六方会谈机制的运行屡遭中断。如2005年因美国认定朝鲜利用汇业银行账户洗钱和制造美元假钞而对朝实施金融制裁,朝鲜拒绝参加会谈,六方会谈机制一度停滞;2008年因朝核未能如约于2007年12月31日前完成宁边核设

施去功能化并申报全部核计划,美国推迟参加会谈,六方会谈机制再度停滞;2009年以来,因朝美、朝韩关系恶化,六方会谈机制更是陷入长期的停滞状态,迄今已达3年。

三、六方会谈机制前景

在前文历史梳理和现实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从议题解决和机制发展两个层面对六方会谈机制的未来前景进行初步展望。就议题解决层面而言,朝核问题的未来走向受六方会谈框架内外若干因素的影响,这些作为自变量的影响因素的未来状况,决定着作为因变量的朝核问题的解决前景。通过对这些影响因素的考察,可对六方会谈机制解决朝核问题的前景做一简要探析。

一方面,在六方会谈框架之内,美韩两方对朝政策走向及其影响下的朝美、朝韩关系演变直接影响着朝核问题的解决前景。回顾历史可发现,小布什政府上台后放弃了克林顿时代对朝接触与合作政策,转而将朝鲜定位为“邪恶轴心”,朝美关系恶化,不久第二次朝核危机即爆发;李明博政府上台后改变了金大中和卢武铉时代的“阳光政策”与“和平繁荣政策”,对朝政策趋于强硬,朝韩关系和半岛无核化进程很快出现波折。

六方会谈进展与否的关键在于美朝之间是否愿意做出相应的妥协。奥巴马政府较小布什政府更为强调多边合作,对朝政策也更为灵活,若六方会谈在奥巴马任内重启,取得进一步成果的可能性较大。但美国国内新保守主义的走势影响着美国未来的对朝政策,若新保守势力在2012年或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而重新执政,美国对朝政策将做出相应调整,或将对朝核问题解决甚至六方会谈机制本身的

^① “六方会谈跨不过的‘坎’?”《朝鲜日报》中文网,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1/05/27/20110527000026.html. (上网时间:2011年11月10日)

^② 朱锋《国际关系理论与东亚安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4页。

^③ John G. Ruggi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 wouldn’t start from here if I were you’”, in John G. Ruggie ed., *Constructing World Polity: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 54-55.

^④ 刘宏松“正式与非正式国际机制的概念辨析”,《欧洲研究》2009年,第3期,第106页。

运行产生负面效应。

韩朝关系对朝核问题和六方会谈也有着重要影响。韩国将于2012年举行大选,未来对朝政策走向尚待观察。被视为下届总统最有竞争力候选人的朴槿惠不久前在美国《外交》杂志撰文阐述了自己的对朝政策构想,提出“信任外交(Trust Politik)”和“均衡政策(Alignment Policy)”的理念,主张“安保”与“交流合作”、“朝韩对话”与“国际互助”之间的均衡。^①可以预见,大国家党若继续执政,将在朴槿惠构想的影响下超越她所批判的历届政府“往返于软硬两种基调”的传统政策,很可能采取温和与强硬兼备的对朝政策,韩朝关系不确定性将增加,六方会谈受韩朝关系走向影响的程度将加深。若在野的民主党上台,则可能重返金大中和卢武铉时代的对朝政策基调,更有利于六方会谈机制的顺利运行。

另一方面,六方会谈框架之外的国际环境变化间接影响着朝核问题的解决前景。回顾历史可发现,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就曾对朝核问题走向产生重要影响。美国为避免两线作战的危险,调整了在朝核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朝鲜也对小布什政府防扩散的战略意志有了更明晰的认知,改变了原来坚持的在双边会谈等主张上的不妥协态度,使2003年8月第一轮六方会谈得以顺利举行。

当前对六方会谈议题解决前景存在影响的主要外部因素是伊朗核问题的走向。“朝鲜半岛无核化”和“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是美国在防止核武器扩散上两个并列的战略目标,^②伊核问题同朝核问题在美国全球安全战略框架下存在极大相关性。2011年11月8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了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最新报告,暗示伊朗可能仍在继续从事涉及核武器研发方面的活动。同日,美国在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伊核六方提出的决议草案之后,表示将在多边合作的同时单方面采取行动继续施压,促使伊朗放弃获取核武器。伊核问题的前景尚未明朗,若能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将会对朝核问题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有利于六方会谈的深入推进;若最终形势恶化甚至走向战争,则将影响美国的战略部署,减轻朝鲜的压力,使朝核问题长期化的可能性增大,六方会谈的未来将更趋复杂。

总体而言,六方会谈机制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前景未可乐观。无论相关国家对朝政策如何调整、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朝鲜的战略目标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改变。对朝鲜而言,以拥核谋求自卫和谈判,以弃核承诺换取安全保证和国际援助,拥核或弃核都是行之有效的战略手段。除非东北亚安全结构出现有利于朝鲜的整体性变化,否则朝鲜在自身利益诉求未完全实现之前彻底弃核无异于放弃最后的筹码。萨达姆政权和卡扎菲政权的覆灭,成为朝鲜当局的前车之鉴。朝鲜领导人“不想成为卡扎菲第二,弃核意愿似乎已进一步降低”^③。对美国而言,朝核问题为美国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军事存在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理由,对朝敌视与遏制也是美国内意识形态政治的必然逻辑结果。除非朝鲜政权发生根本性变革,否则以完全满足朝鲜目标要求为代价换取半岛无核化既不符合美国在东北亚的霸权利益,也不符合其领导人在国内选举政治中的现实利益。因此,朝核问题长期化的可能性远大于半岛无核化在短期内顺利实现的可能性,若无突变性因素出现(如朝鲜政权崩溃),六方会谈的议题解决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就机制发展层面的前景而言,六方会谈作为解决朝核问题最为现实与合理的协商机制仍将存续,其制度化程度在未来的机制运行进程中可能会逐渐提高。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符合相关各方利益,而六方会谈是目前各方均能接受的唯一协商架构,比其他可能的替代性方案更具现实性与可行性,因此对六方会谈机制的未来延续可持谨慎乐观态度。事实上,六方会谈机制本身也在缓慢发展和完善。如第五轮六方会谈之后,六方设立了朝鲜半岛无核化、朝美关系正常化、朝日关系正常化、经济与能源合作、东北亚和平与安全机制五个工作组,讨论

^① Park Geun-hye, "A New Kind of Korea: Building Trust Between Seoul and Pyongyang",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 October 2011, Vol. 90, No. 5, pp. 14 - 17. 文中两个术语的中文译称借鉴自韩国《中央日报》中文网相关报道的译法。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0*, May 2010,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上网时间:2011年11月17日)

^③ 朱锋“‘后天安舰时代’半岛无核化进程评析”,《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10期,第8页。

制定各自领域落实共同声明的具体方案;①第六轮六方会谈阶段,六方又在正式会期之外多次召开会间团长会,为正式会谈提供了有益补充。今后随着六方会谈的实际运转,其机制本身会日益完善,制度化水平也会逐渐提高。

六方会谈机制若能长期顺利运行,对东北亚安全机制的构建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东北亚地区制度化安全架构的缺失,需要六方会谈由一种临时的、松散的实体转换为永久性的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②若朝核问题在六方会谈框架下最终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则六方会谈的多边协商机制将可能外溢到东北亚区域其他安全议题,如半岛永久和平机制和东北亚安全合作等。在霸权安全、均势安全、同盟安全、集体安全等安全模式都不具备现实性的情况下,多边架构下的合作安全是唯一适应东北亚地区安全结构的可行途径。由于没有安全关系上多边主义的制度性安排,亚太地区已难以适应全球政治所发生的根本变化,③东北亚地区的这一缺陷尤为突出。六方会谈机制是未来最具可能性的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的制度性安排。但应当警惕的是,在安全困境尚未消解的东北亚地区环境中,当前低制度化、缺乏约束力的六方会谈机制不能完全排除最终失败的可能性。

结语

六方会谈机制虽面临诸多现实问题与困境,但仍是解决朝核问题最为可行的谈判框架,在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现阶段六方会谈机制运行陷于停滞并不符合相关各国利益,因此各方已就六方会谈的重启展开了接触。2011年7月28-29日,朝美两国代表在纽约举行双边会晤,以“商讨怎样恢复停顿已久的旨在阻止朝鲜谋求核武器的六方会谈”;④10月24-25日,朝美两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二轮会晤,继续就朝鲜核项目以及恢复六方会谈的相关问题进行接触。2011年10月23-27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访问朝鲜和韩国,在同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中均谈及重启六方会谈问题。10月31日、11月1日和9日,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分别会见了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金桂冠、韩国六方会谈团长林

圣男和日本六方会谈团长杉山晋辅,就六方会谈问题交换了意见。虽然六方会谈的重启仍无法回避朝美博弈,但随着中国“穿梭外交”的斡旋努力和朝美双边会晤进程的磋商进展,新一轮会谈的启动已不再是不可预期的。

在今后的六方会谈进程中,中国应做好应对朝核问题长期化的准备。六方会谈面临的根本问题在于美国霸权利益与朝鲜安全利益之间的内在矛盾难以化解,以及朝美双方的战略互信无法构建。这种状况在短期内很难得到根本改变,因此美朝之间的战略博弈仍将继续,朝核问题在短时间内难以真正解决,甚至不排除半岛无核化目标最终无法完全实现的可能。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六方会谈仍然不太可能完全消除朝鲜核武器的所有痕迹,但不能确定这就是判断六方会谈成败的标准”。⑤六方会谈机制作为唯一涵盖东北亚各主要国家的地区性多边安全协商架构,其促进沟通与合作、维护和平与稳定的机制效能值得重视,无论其议题解决上的进展如何,机制运行本身即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应以不懈的外交努力推动六方会谈机制的运行与发展。就长期战略而言,中国仍须在实现半岛无核化、落实朝鲜安全关切与援助诉求等方面继续推动各方协商与合作,以妥善解决朝核问题,促进东北亚地区的长久和平、稳定与繁荣;就近期政策而言,现阶段中国的努力方向应是通过外交斡旋说服美日韩重返六方会谈的协商进程,为六方会谈机制的早日重启消除障碍。○

(责任编辑:黄丽梅)

① “六方会谈共同文件:落实共同声明起步行动(全文)”,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gj/xwbj/news/2007/02-13/874352.shtml>。(上网时间:2011年11月11日)

②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rth Korea’s Security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Export Control Regimes”, *DIIS Report 2008: 10*, July 2008, p. 31.

③ [美]约翰·鲁杰“对作为制度的多边主义的分析”,载约翰·鲁杰主编,苏长和等译《多边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页。

④ “朝鲜官员获邀访美 商讨重启六方会谈”,《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http://cn.wsj.com/gb/20110725/bas162911.asp?source=NewSearch>。(上网时间:2011年11月19日)

⑤ Robert Ayson, “The Six-Party Talks Process: Towards an Asian Concert?” in Ron Huiskens (eds.), *The Architecture of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E Press, 2009, p. 60.